莆陽文獻

莆陽文獻列傳

梁陳

鄭露傳第一

鄭露字恩叟其先出滎陽過江入閩遠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猶未為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據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時作篇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與學吳四輔源謂露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為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

以湖山之絶響振之甫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先之也後人因稱為南湖三先生云　出吳源名公事述

鄭霖傳第一

唐

林蘊傳第二

林蘊字夢復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書經日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臨汀曹椽郡多鬼著無鬼論刺史樊滉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曄蘊蒙邁蔇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兄藻少有志尚恥為遐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

第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讀書於龜巖學成乃負策而西薦蘊相次明經及第藻以詞賦擢貞元七年進士省試合浦還珠賦藁成假寐恍惚見人語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援筆脩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莆人第進士自藻始官至殿中侍御史蘊亦擧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太而肆故不見取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

使韋臯辟推官臯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亦惜其直陰戒刑人第抽刀磨其頸欲脅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奴輩礪石邪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比彌亟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源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吏以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令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作司徒今
以阜依鍔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阜莫罪
大而刑輕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
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
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泰
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獘藴亦章阜所引重者其專
制感憤闕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得掌書記
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翕挾權
拒命不得出藴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
權得去藴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

朝出爲邵州刺史徐晃唐書儒學本傳

林蘊傳第二

林攢傳第三

林攢字會道拔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事塞垣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水漿不入口舉葬事自埏磚甓與兄弟同負土作冢未竣有白烏來甘露降既竣廬墓不去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雲四合然成甘露移時不消白烏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下林家（出唐史本傳等書）

黃璞黃滔傳第四

黃璞字德温其先光州固始人晉馬南浮隨徙侯官至璞始遷莆之涵江黃巷登大順二年進士調尚衣監主簿乾寧初改崇文閣校書郎致仕初黃巢剋建州軍中謠曰逢儒則辱師必覆及入閩過璞家令曰此儒家也滅炬弗焚璞善於詩歌一時著述藩鎮無不傳誦所著有霧居子見唐藝文志及閩中名士錄傳于世子五人仁藻著作郎仁渥太子正字仁滔御史裏行仁渭著作郎 與璞同時館職號一門五學士庶子仁渢擢武舉出方志

黃滔字文江璞之從弟由候官遷莆之東里號東黃滔乾寧初擢進士第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未幾朱梁移國足跡遂不復西中州名士若李洵韓渥羅隱崔道融輩避地閩中悉主於滔其文字雖不顯於中朝而僅見於閩中所爲碑碣然至今推論莆文章家以滔爲初祖云雜出宋志名公事述等書有泉山秀句集行於世見唐藝文志

黃璞黃滔傳第四

許稷徐寅傳第五

許稷字君苗少因入關遇陳舍人詡等會飲有輕稷語稷投盃憤悱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貞元十八年進士工歌詩嘗為江南春三首詞甚綺麗後歷南省員外郎終衡州刺史出名士傳及閩志

徐寅字招夢博學經史尤長於賦朱溫以梁國兼制四鎮寅投所業引見聞無雲而雨溫索詩寅立成一絕有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溫大喜乾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溫欲移唐祚嘗稱夢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讎敵寅因飲醉

湖温諱懼遂製遊大梁賦以獻温讀至千年漢將感
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愈喜令兵士
諷之一字酬一縑不責前慢寅得免歸卜居延壽溪
上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如今
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聲泉州刺史王延彬以
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為樂久
之辭歸以疾卒有詩賦及探龍等集行於世出何志寅
詞賦綺麗不類古體遭值唐亂間關盜賊中遜辭避
禍不可為典則七世孫銳鐸同舉熙寧九年進士鐸
第一時有龍虎榜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難兄之稱

出事述鐸官終吏部尚書餘見宋史本傳

許稷徐寅傳第五

翁承贊傳第六

翁承贊字文堯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復為閩王冊禮副使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閩主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晝錦有詩集見宋藝文志及宏詞等集行於世孫鑑宋景祐元年進士建昌軍判官載熙寧六年諸科希愈紹聖四年特奏名承贊從子乾度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

休相繼登宋建隆開寶雍熙進士第時稱六桂處厚孫損天聖二年進士終殿中丞操亦登第於諸科處朴子緯景德二年進士終新會令有翁氏父子詩雜出何志等書

翁承贊傳第六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縣人性沉厚寡默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伍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于白巖故墅後閩王審知辟爲建州判官累遷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有白巖文集詩集中壘集見唐書藝文志同邑陳乘乾字初擢進士爲秘書郎後退居里中每與良士及王延彬徐寅輩以詩相唱和良士子八人元弼初仕閩爲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于晉致書執政辭旨不遜晉祖怒以元弼屬吏獄具

引見奏曰昶夷貊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足爲喜得其惡言不足為怒陛下方敦示大信懷柔四方臣將命無狀頓伏斧鑕以贖昶罪晉祖竒之賜帛遣歸後仕曦為諫議大夫曦嘗欵杖御史中丞劉賛賛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不宜加箠楚曦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為事會朱文進殺曦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依王延政為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官至别駕元龜第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郎元瑜官至

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家八虎出濠溪志

楊在堯其先自華陰入閩居僊遊登唐天祐二年進士第終右補闕有文集子崇鼎爲陳洪進子婿歸宋授明州推官終大理寺丞知惠州出清源志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陳靖傳第八

陳靖字道卿祖沆梁開平進士爲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棄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别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參及洪進率僚吏入覲仁壁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

得所制境外太宗與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競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寘上科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居室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

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須行
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
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
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
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
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
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
緡錢貳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
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
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

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餘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

說泥古多不可行出宋史循吏本傳靖嘗遷宅為興化軍治居于撖攬巷卽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頡州郡開國伯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議進呈神宗嘉奬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累官大理丞餘皆以父任補官出雜何志

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以靖任補太廟齋郎為長樂縣尉附縣民有鬪自服毒死檄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有異內銀釵喉中出之若傳墨鞫之果得所服餘毒於其家誣者得釋知雷州以公田歲入數百斛還之官罷州採珠户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大子中舍知

長洲縣以法繩寓貴并其子弟一無所阿縱轉國子博士知連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主租惟德不取歲收其息以抵公帑之費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惟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疇多以賙諸父昆弟之貧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擢進士第出方志

中復字從道仁壁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太常博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熙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監建州茶務植茶百萬本國課立辦呂嘉問吳栻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

茶法當塗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令悉陳
利害欲進用之中復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摧利作俑
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事黔南賊熾師出輒
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邊吏邀功者奏奪蠻境
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中復以為得其人不可教得
其地不可守徒靡費國用為他日禍胎力奏罷之歷
廣南東路提舉刑獄事屬劉花三俑聚潮梅循惠皆
騷動又與連寇合勢徽宗手札委規畫不踰月平之
累轉中大夫召還卒中復簡淡冲粹言不妄發篤族
誼重交契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族屬之貧者按

察廣東日為提學戴安仁立後以金帛遣役吏王獻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臺如張天覺朱勝非諸人皆其所擬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故吏東西開府半門生出方志等書

陳情傳第八

蔡襄傳第九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至襄又遷莆之城南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

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將造為禦之之說必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必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又必曰彰君過夫諫臣司過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

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把顯仕此之謂奸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頃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褒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上下闕失不顧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頃思其實以應之

跡出閑者悚然溫直史閣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
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
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葺之襄諫曰此理之
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
柰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
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顛大興
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軍國事宰
相以下就其第議政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欵始自稱
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
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夷簡罷樞

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襃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襃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决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

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毋老求知
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
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
趨進曰介誠任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旣貶春州
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冊請
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有除授非
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
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

樞密直學士冉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稱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借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禮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下令禁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劃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

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爲文章清遒粹美有莆陽居士集行於世乾道中賜謚忠惠出宋史本傳等書 弟高字君山第景祐元年進士調長溪

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讎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讎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高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讎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盜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讎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簿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禪遇下吏高年少位卑

能不憮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獨喜以高為能未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與歐陽脩言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兄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高之稿得其五六因相與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

化其妻妾云襄三子勻旬旻皆登世襄卒朝廷錄其子孫以旬之子傳守將作監簿時方二歲毋劉氏撫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以養毋卒不遊場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著述頗多（見藝文志）子三人長橘字子强大觀三年與從父佃同登進士歷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襄舊治橘為政得襄之家法人謂有祖風烈官至朝奉大夫次樞以政和五年同從父伸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黨籍人多疏之樞獨事以師禮提舉湖

南學事時殿中侍御史張所教授潭州未知名會所
白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
世樞瞿然曰自崇觀來禁錮元祐之學子為教官乃
敢伸公論若是耶卽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
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
冒寵乎丐致仕宣和末與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樞
為謀議官樞以書止之子頓孫師言敷言皆登第次
楙字子堅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視事數月遇贛賊
犯境楙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楙力戰不支
遂遇害贈承事郎官其子纈後贈朝散大夫出何伸志

宇伸道襄季子晏之子也伸與兄佃伷入太學俱有聲號三蔡佃崇寧初進士第二時從祖京當軸力欲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會星異上疏論宰相非人宜舉漢汲黯故事以應天變責監温州稅官至朝奉郎伸政和五年進士遷通判徐楚饒真四州在徐州時禁卒謀亂約夜半舉火伸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備仍戒故緩更籌叛卒火舉則黎明矣衆無應者遂逃去伸追捕盡擒之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盈道伸闢寺宇官廨分處之且發常廩以賑給守者不可伸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

咎請獨當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未幾移滁州改知徐
德安和四州初伸與秦檜同舍又同年後伸以趙鼎
黨丐祠者累年檜一日訪伸有念舊語伸不肯干之
檜不樂除浙東帥司參謀官建炎紹興間盜賊蠭起
伸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
祿耶時戚方既降而復叛伸單騎至其麾下說以禍
福方素聞伸威望即出就招一州賴以全活官至左
中大夫卒贈特進子洸居雲川以父任補官坐褒未
顯名請于朝得諡忠惠所得俸每以賑親族之貧者
去朝之日囊無餘貲官至户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從

孫戭居毘陵乾道中第進士官終寳謨閣直學士方

志等

書

蔡襄傳第九

傅楫傳第十

傅楫字元通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游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户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委楫楫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内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檄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楫鈞禮歷大谷

令師曾布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揖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時曾布方執政薦爲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揖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俾得其中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兢資善堂擇師傅爲說書揖進侍講翊善中人涖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揖儼然不可親一府嚴憚

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內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傅楫為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寖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

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出宋史本傳蘇書子諒友誼夫譙受諒友字冲茲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膳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誼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譙受亦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停新安鎮靜不擾官至夔州轉運判官從姪摧求希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傅氏三龍摧任太學錄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藝兼者若祭酒司業以摧應命高氏尊之曰傅夫子及登第唱名日傳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賚資甚厚希龍字廷允知

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崇寧㸔詔具元符上書姓名入邪等籍希龍與馬從孫知柔字德治宣和三年由上舍登第調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迫境知柔教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寇至乘城發弩寇潰去部使者聞于上改秩知龍巖縣虔寇發聞知柔威名卒不敢犯調泉州僉判海寇林元仲猖獗帥葉夢得檄知柔往出幟示寇招撫元仲遂降官終朝請郎福州僉判出方志　權于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嘗註釋東坡和陶詩出仙溪志

傅佇字凝遠楫之諸孫也年十八入太學登重和元

中進士第授無棣縣主簿會金虜陷全燕乘虛南下
由河省震郡檄佇餉軍佇書生不習兵事初咸意其
難之而佇得檄即行飛芻輓粟軍以無乏調南安縣
丞歲大饑民棄妻子者相屬佇請出常平錢米設安
養院且糜粥食之民不失所明年歲豐悉訪所親歸
之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佇躬督其役勞費半他
邑而事獨先辦帥張浚聞于朝特減磨勘二年除茶
司幹辦公事轉南劍州通判卒佇仕宦三十年先疇
無所增益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
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敘族主恩遊次

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君子

然躐取光顯奚為哉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禄

大夫子汶淇皆自有傳出方志

傳汶字元唐以父仲蔭補官初調清流縣尉捕盜改秩

知將樂縣時朝廷以軍興需僧責之縣他邑視民産

均敷之汶遣吏齎度牒往三山減直而售官出餘直

以足數剏建之俗生子多不舉汶令里正籍記家給

錢米活者以萬數多有以傅名其子者尋倅廣州帥

司馬仮以捕盜贓滿三獄申審覆奏動淹數月為慝

汶答曰容某以三日辦之帥以為喜而未深信汶退

召獄吏具見禁劫盜分為三類一傷被主贓滿一不傷被主贓滿一無被主贓滿次日引鞫具得其情遂白帥惟以傷被主贓滿者申憲臺餘皆減等分遠近決配帥大喜悉如其言尋知貴州郡條月俸積壓及至悉撥錢還之帥張南軒聞之曰秪此一節便見施為遂率部使者交薦而司馬伋召還亦力薦之遂除提舉江西茶鹽事繼知德慶府所至以仁政稱終朝請大夫出方志

傳淇字元瞻佇之子也年十九預鄉薦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潮陽縣尉前後獲盜登賞格者凡十數六

嘗自言會叅政龔公茂良提刑廣東為上其事改秩之
平陽縣號難治淇以豈悌中和為政民有爭曲直者
徐以理開譬之皆心服去已而被檄校士漕臺丞相
虞允文方以經略中原為意招徠豪傑欲與共功因
以書見丞相論天下事言自古建功立事必須非常
之人一時誕謾爭言富強者其意不過竊取爵祿非
能為國家深長計也丞相大喜秩滿奏除幹辦諸司
粮料院淇雖宦中都足跡未嘗一造權要之門適孝
宗命有司具六院姓名時淇以替去不預上閱班簿
獨指淇名命奏事及入對敷奏稱旨即除監察御史

初入臺六察官皆闕止淇一人糾察庶務風采凛然
上喜謂近臣曰傳淇朕自擢也于時上有汛掃河洛
之志常患儒臣謹畏特崇奬武臣以振起之於是秉
階倖進者多以文階易武爵驟致貴顯淇嘆曰是豈
可長哉疏論其事上悟卽日出其疏於外自是無敢
求換武者未幾遷太府少卿每因輪對勸上擇端愿
誠愨之士以備宮僚又言川廣去朝廷遠守臣不可
輕畀上皆嘉納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特方擇
專對材以使虜廟堂進擬數人中批特命淇為賀生
辰使未行除宗正少卿樞使王淮見淇曰此行甚出

淵衰及還上論北事甚悉淇具言河北河南之所以然上曰卿言是也乆之淇丐外上不欲其遠去除浙東提刑時兄汶亦提舉江西母夫人年九十更迭迎養人皆榮之甫一年移節浙西淇居官不求赫赫名涖職兩年政平訟理上嘉其功除直龍圖閣再任半載改知寧國府淇以母老樂閒中力請便郡歸養遂易知泉州尋丁母憂服除無復仕進意光宗即位起為廣西提刑復除知溫州竟以疾卒官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莆田開國男出方志

傅誠字至叔汶淇從子也幼知讀書有雋聲年十九

以書晁泉之鄉先生黄維之大奇之後嘗從朱文公游淳熙八年第進士誠平生自讀書外它無嗜好所與語者率皆好學清介之士非此弗與之交初調汞春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因納告勑于憲臺求去其冤卒得直侍郎黄艾被旨使北壯誠有守奏辟以行凡表奏之類悉以委之歸除廣東監幹改知青陽縣尋除提轄文思院時叅政張巖開督府于京口奏辟戴溪與誠同幙凡有著述皆出其手後歸朝不一跡權門累循常調還太常博士眞德秀時為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談論古今事移晷方去寧宗朝輪

對其略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
朝奮起之勢寖有百年消徹之憂或有聞而嘆息者
或有聞而竊笑者嘆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
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
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
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末及
沽激阿諛之弊言頗鯁切先是子彥卿博學能文以
疾卒誠哭之過哀輪對間忽卒于殿下縉紳咸悼惜
之相與請于廟堂欲官其次子而誠素與時相不合
僅以員外郎致仕誠性甘清貧俸入不殖產業悉以

置書自號雪澗翁弟誠字友叔少孤母與兄督之
讀書至于成立事其兄極恭順淳熙十一年以太學
生登進士第倅無為軍召監六部門寧宗以丙寅伐
金之後淮西民多流徙知誠有材略改除宗正寺簿
將命往安集之還朝又以誠熟於淮事擢淮西漕召
為司封郎中遷尚左郎中尋被旨使北歸以疾卒從
子大声字仲廣淳熙中以太學生登進士第主福清
簿帥辛棄疾頗嚴憚檄大聲往鞫問長溪盜因大聲
釋其株連者五十餘人僅留十數人于獄邑令不樂
其翻與獄案凡諸吞券食及囚粮皆不給大聲自質

衣食之及師親詰問皆如大聲言調貴州教授師古
紹興稱之曰教授古君子也禮部尚書黄由舉天下
教官以大聲為第一改秩知武平縣催科不迫而財
賦自辦遷通判循州適寇發守称疾大聲調發諸軍
悉力鏖戰賊皆潰去未幾餘黨復倡亂諸司尋委大
聲督捕乃上禦賊數策漕使劉强學謂其句句可行
頒行于廣東十四州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
奏為真閩城驩呼曰傳父再晋吾屬有依矣前數月
郡圃有老松數株日出紫氣如雲騰空而上及大聲
拜守人以為德政所感守上日有例用錢千緡悉却

之郡倉米斛嘗大大吉首減下之莅官四年民樂其
政相率立祠[illegible][illegible]清方之宦劃無復有仕進意官至朝
奉大夫子瑜通直郎通判靜江府（出心溪志）

傅楫傳第十

余象朱紱陳次升傳第十一

余象僊遊人父積守職方員外郎致仕象第慶曆六年進士歷官光祿寺丞首奏王安石議論詭辨行貲眩耀雖為一時之文人終為異時之巨蠹安石憾之因與左右傾象出通判宜州又奏安石小人終累大事若果亟用必至紛更一時出安石之門者皆惡之得蔡襄余靖力辨獲免仁宗亦知其直就加秘書丞尋除太常博士英宗即位召見特授屯田員外郎謂近臣曰余象敢言朕常畏之卿等宜自謹勿使之有言也懷黨感側目出通判宣州與民無擾州民至登

聞鼓院乞象領州事英宗以問司馬光呂公著對曰余象乃陛下之汲黯内則面折廷爭外則臥治社稷臣也即授都官員外郎知宣州神宗即位除屯田郎中通判南劍州遷禮部郎中薦胡安定門人錢藻孫覺錢公輔范純仁遂力求致仕象好為詩尤耽書於論語嘗著集解中庸則有大義呂公著薦其書於朝神宗欲大用之而卒范純仁狀其行從子授熙寧六年進士初調候官縣尉捕盜改秩李清臣作告詞有曰格盜忠勇不孤所職遷校書郎博學能文官至京西提舉出方志

宋綬字君貺其先居古田令璣由光之固始居莆之水南三傳至曾祖琲又遷仙遊兄綎字君與元祐六年特科終漳州司戶綬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陸佃曾肇列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尋外除紹聖初章惇當國欲寘元祐諸君子于死地綬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除諸王宮侍講再遷翊善元符初除都官員外郎時鄒浩以論元符后不當立竄新州貧甚綬率親舊出金賻行上聞之悉下臺鞫治以綬賻金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登極以藩邸舊臣召赴闕累遷右諫議大夫給

爭守時范純禮劉安世等屏黜於外悉爲論列有旨
後苑作所奏審山園陵支過錢帛更不供報戶部綾
謂戶部主財賦出入豈宜有不預聞隊師錫自穎移
廬自廬移蘇吳伯舉自蘇移滑綾謂監司郡守宜謹
擇久任不宜數易馬涓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綾謂涓
任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部非朝廷崇重
臺官之體蔡王府獄興有司捕逮株連甚衆江公望
論列頗切黜外郡綾封還制書言公望杜塞開隙以
全陛下兄弟之義今若以言罪之雖篤信不惑之士
亦不敢以直道自任況非其人邪論駁再三以是忤

太臣意出知壽州崇寧元年上思其忠進寶文閣待
制真定府路安撫使二年中丞石豫力肆詆誣落職
提舉沆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上以星變凡隷
黨籍者悉蒙滌洗起知福州蔡京復相綖遂罷大觀
元年依舊落職提舉洞霄宮卒于家官至左朝請大
夫初綖在後省凡四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
曰上眷待如此不日當在此地綖不為動時紹述說
興綖以書責京曰彼為紹述之議者豈毫髮為朝廷
計特借是固寵位復恩讎爾自公秉政中外屬望今
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

肆情得意取快於一時不知基禍於異日為可畏也
京得書大怒始力謀所以去紱者密啗諭意始抉其
細故并以合黨王回締交鄒浩罪之建炎間始復舊
職贈少保姪寘元豐二年進士為秘書丞以紱入黨
籍併罷免政和元年起知南雄州辭不赴尋卒紱之
子也子宗字成德以父任授長社尉攻[illegible]有為于朝
者累遷吏部員外郎時銓[illegible]留滯宗視職
之始有士人在任被賞轉官俾任滿赴部自陳吏抱
以須會問元任宗索案視之一時該賞五六人立叱
吏行賞人服其果決累除太府卿徽宗尊寵潛藩之

者衒人才干多超進大官父紱亦舊學之臣宗不自
亦無為宗言者太師蔡京同州里持國柄逾二紀
宗未嘗造其門靖康初近臣薦宗才堪治劇淵聖召
見欲用宗為開封尹而宗奏事觸宰相遂止紹興元
年召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高宗勅制置使發兵捕
誅師屢無功除宗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趣入對
宗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將吏養寇弗除誅歛
盜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付臣
綏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制置
司方奏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宗遺書責之曰擁兵

彌年州縣轉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能復為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它將而盜平卒如宗策官至右朝散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宗子元飛字希實仕官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俸即買書籍每部三本分遺其三子官至福州通判初丞同安時朱文公為簿因通族系子滂涓溉俱遊其門所居有歸樂堂文公為之記家藏手帖猶存滂官終廣東帳幹出方志

陳次升字當時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

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時州從事攝政告以繫囚頗衆當斥大獄屋次升曰子不教我期於無刑乃教我廣獄耶未幾從事行縣而獄空於是歎服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周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

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畜行之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
爲奸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甚出西方次升請徹
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魘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宫宜
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
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
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
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
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遵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

勑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勑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容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秉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

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
刻喜求人過今使遲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
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
勿令絶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
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
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
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
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三遂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
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叅十曰正謂覬望陛下爾誣
其毁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微

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初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親舊餞送多坐次升言聖朝仁明親友恩義烏可遽絕合與改正中丞鄧綰嘗為王安石求賜第薦安石子雱及其壻卞館職神廟謂其持心頗僻賦性回邪今卞欵報綰私恩褒飾妻父故寘洵武於史院令同脩正史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惡乎曾布許將轉官告詞皆云參顧命次升言陛下紹天命承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今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罪非細上嘉納之

建中靖國元年擢左諫議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
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會右司諫陳祐以言曾布解
職次升入對上章救祐上不顧左司陳瓘以書見布
極論其過乞早竄黜出知泰州次升上疏乞留不報
尋出使契丹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及
使還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奸言日至降充集
賢殿脩撰屢移循州編管入元祐黨籍蔡京罷復
寶文閣待制累官朝散大夫宣和元年終于真州私
第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世安稱
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他所言曾

肇王覿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姪孫拱之廣州户曹曾孫湯撫州通判曾姪孫塤伯昭州法曹立伯泉州察推竝登進士第出宋史本傳等書

翁象朱綬附次升傳第十一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方儀其先本歙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居莆剌桐巷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郎仁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禮部郎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與從子慎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乞建軍學立夫子廟得旨踢地儀入貲助成之復與弟能及慎言奏請脩三禮堂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備者由是莆之學校日盛歷官大理寺丞遷著作佐郎卒郡學繪其象祀焉

黃君俞字廷僉璞之玄孫父問字公裕博通五經創上林義齋以聚英俊之士立為五規一曰脩身謹行二曰立志抗節三曰潛心經術四曰留意世務五曰限日收功卒左丞皇甫泌誄之曰義成逸士君俞幼强學著書一百卷名動京師試開封進士第一四黜禮部鄭獬滕甫王珪陳襄交章論薦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卒出何志

黃隱字仲元璞五世孫也與從父理同第治平四年進士是歲族父君俞先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上書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户

隱知無錫縣以鼂聞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
言無所畏避初召對神宗問學術時尊尚王氏學而
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問福建茶塩利害條對甚
悉上嘉納之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
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莊之風不衰秦晉
之患將起循為王氏發也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
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
宗聞而異之與壹子官五世孫黼乾道五年進士歷
給事中改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胄攻偽學愈急
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而不才者無所憾名入黨禁終權刑部侍郎
黃頴字仲實嘗從陳襄學于毗陵襄愛其文行置于
經社元祐間舉經明行脩科時天下弗就者二人頴
其一也哲宗以弗至問孫莘老為中丞因條其學行
以對詔降袍笏就其家起之更三期毋促之始調清
溪尉歷劒浦簿郡守方全道以改官薦頴力辭請以
畀同列轉儒林郎知長泰縣脩治學舍晨治邑事日
中與諸生講肄經旨逮暮而歸又以職田穀三百餘
石與耕民悉不取尋權龍溪尉卒二縣士民齎金帛
以賻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終

通直郎出何志等書

吳世延景祐五年進士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知梧州最為周濂溪所親重常相與唱和有詩集行世出縣志

林緒藻六世孫也五代末杜門避世常慕陶靖節巖先之為人窮索古典脫屣於功名之途大中祥符七年詔舉草澤州郡以緒應舉詔書云朕網羅遺逸崇獎風化苟一善之可稱俾釋巾而筮仕以爾居閩越之俗為鄒魯之儒頗飭行藏聞於鄉黨宜覃麗澤往敎州庠特授將仕郎本軍敎授中書侍郎向敏中之

詞也出何志

徐復字復之一字希顏寅三世孫也幼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樂於八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志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鍾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

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期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畫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按宋人物志云官其子號無名發者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萬松嶺出宋史本傳每與林和靖往來杭

人稱二魁士翰學流薦榜所居曰高士坊太守蒲宗孟題其舊隱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詞帝布衣還尚嫌姓字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閑後十年卒志出何晞質直清慎恬於分義鄉里為士林所推重云

方漸其先居游洋後遷郡城比諸父伯通伯鎮伯逢俱登第漸政和八年進士紹興中通判韶州知梅州南思積官至朝散郎平生清白無十金之產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䌷定就寢不解衣林光

朝賀之荅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悺安就寢矣為小閣三間以藏其書榜曰富文鄭樵嘗就讀其書以詩美之子林鄉貢進士孫其義字同甫與族子阜鳴齊名大學博聞强記嘉定七年特奏名終從仕郎嘗游江浙館于金壇名卿王遂因授業焉在學一日心動褁裝徑歸未入門而母殁篤好關洛書工詩文出備志

鄭伯玉字寶臣露之後後埭人八歲時叔父殿中丞試之曰伐木斧聲聞谷口隨荅曰過橋旗影映波心叔父奇之景祐元年第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淮南

節度掌書記七年改大理司直充撫州觀察推官韓
魏公薦為殿中侍御史為人峭直不屈權貴好為詩
所作有三百餘篇名曰錦囊集時人以與陳著作琪
方提舉孝寧詩類為一集號烏山三賢凡朝政得失
士夫臧否皆託之詩如欲輕賦歛則製老夫吟憫新
法則味莆田作嫉邪說則著閑居書懷恤民力則作
豪家吟之類異巳者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棄官
歸郡守俞希孟扁其亭曰綠野閑居二十餘年卒子
叔明叔僑孫至道亨道事道相繼擢第伯玉皆及見
之後贈通直郎出何志

方惟深字子通父龜年景祐元年第進士與蘇紱齊名仕至屯田郎中所著有經史觧題群書新語卒葬姑蘇惟深因居焉舉進士不第晚為興化軍助教王安石最愛其詩精詣警絕謂元白陸皮有不到處出龍志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